

对任性改地名说不

改革纵深谈

□ 明慧

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不随意更改老地名。此举赢得大众一致叫好。

老地名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而是历史，是文化，是安放乡愁的载体。小到村落街巷，大到行政区划，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着与之相关的传说、典故、人物、佳肴、建筑……这些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称谓，记录着朝代更迭和政权变迁，记录着金戈铁马和大漠孤烟，也记录着社会风情和世间百态。远方的游子说起家乡的老地名，传递出的是抵达心底的一缕眷恋不舍，是一种深深的向往。生活在其中的人说起家乡则是一种依附一种安心，

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误入桃花源，撞见的是人们那种怡然自得之乐。

一个地区如果拥有很多老地名，那么这个地区对外宣传肯定大书特书它的历史文化如何渊博云云。如果没有老地名，那么这个地区也大多会“掘地三尺”，看看能不能挖出点啥和历史文化“沾点亲带点故”。比如，之前西南好几个地方争抢“夜郎”这个名字，就暴露出了没有文化的哗众取宠。

前些年，各地层出不穷的改名运动一波又一波，一些老地名纷纷被团灭不说，还把名字改得面目全非。改地名的原因无非两种，一种因行政区划的调整而修改，比如，撤县设区、撤县设市。还有一种是出于招商引资和推广旅游的目的，为吸引游客，一些地名被以自然景观、名胜古迹来重新命名。

急功近利的改名行为引发了大众的不满。最令人唏嘘的无疑是徽州更名黄山市，至今仍被诟病。这个承载着安徽省一半名字的地方，承载着徽商、徽剧、

徽菜、徽墨、徽派理学、徽派建筑的地方，说没就没了，这些“徽”字招牌也失去了独特的地理依存。如今，再去探访胡雪岩故居，寻访李宗瑞足迹，仿佛去了一个和徽州不相干的地方。

在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冲击下，社会上出现了“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心态。于是，跟风改成洋名也成了潮流。有很多网友吐槽洋名之多之乱：早上在“威尼斯”起床，中午到“维也纳”办事，晚上在“曼哈顿”吃饭逛街，不出城也能“周游世界”……如此的随意，如此的任性令人震惊和无语。其实，这是对自己的文化极度不自信的表现。

而改地名成本之高更令人咋舌。因为城市一旦更名，各单位名称、铭牌、印章都要更换，各种证件也要重新制作。不仅如此，全国交通通信中的相关航站、台站名称都要随之更改，全国各地出版的涉及该地名称的地图也要修改重印。这些必然增加一大笔行政管理和社会管

理成本，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据媒体报道，以西部某县为例测算，更名之后，单是换印章牌匾，一个县就可能花掉上百万元。而一个地级市的更名成本，可能达到几千万甚至接近1亿元。

老地名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见证，必须慎重以待。

为规范老地名使用，此前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提出，重点清理整治居民区、街巷等地名中存在的“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要求处理不规范地名标准。自今年5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要求，地方政府需遏制不合理的改名冲动，不规范、不标准、不适宜、不精准的地名需进行规范或更改。而此次中央深改委提出“不随意更改老地名”更是指明老地名使用的方向，既有对当地历史和现状的尊重，也蕴含了要突出地域历史文化特色、保持地名相对稳定的导向。

行政区划改革要以保护历史文化为重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

特别报道

□ 本报记者 明慧

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会议强调，行政区划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调整由党中央研究决策。要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组织研究拟定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动、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动。

业界认为，会议要求“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等表述，意味着有关方面将通过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约束行政区划“调整权”，为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地名撑起“保护伞”。也意味着一些地方任性改地名的行为将有望被纠偏，更预示着以保护历史文化为前提的新一轮行政区划改革或蓄势待发。

行政区划改革尊重历史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遗产保护，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我国基本形成了以文物保护法、城乡规划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文物保护单位实施条例等为骨干的历史文化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保军在近日举行的“传承与创新·清华与名城四十周年”论坛上表示，从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算起，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已走过40周年。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4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99座村镇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6800多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名城保护制度保护了大量珍贵的遗产，在延续历史文脉、保护文化基因、塑造特色风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我国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早就具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承袭性。北京略略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安森东认为，一方面，现行行政区划设置是长期演变而来；另一方面，文化相融是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行政区划体制的创设、发展，均深深烙上本国或本地区文化的印记。所以，在行政区划改革中，尊重行政区划内蕴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体现文化相融的价值理念，顺势而为，就会取得最佳效果。

安森东所说的最佳效果如今已经呈



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徽派民居和远方的山峦宛如一幅画卷。

新华社发(施亚磊 摄)

现。“40年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日臻完善，保护理念与时俱进，保护力度不断创新，保护对象不断扩充，保护经验日趋丰富。”据杨保军介绍，江苏苏州在城市保护中形成“老城和新城协调共生”经验；北京市在崇雍大街、杨梅竹斜街的保护中坚持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社区共建，鼓励公众参与、创新社会治理能力；江西永新通过挖掘传统营城智慧，探索出一条普通县城实施城市更新、传承历史文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对破坏历史文化行为零容忍

近年来，我国城乡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无序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等问题仍然存在。统计显示，近30年来，我国有超6万个乡镇和40万个村落的名称被废弃。这些老地名消失的原因，既与基层行政区划和建制村调整有关，也与城市拆迁、功能改变有关，还与命名、更名不规范有关。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众所周知，老地名都具有历史渊源，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当地历史文脉的标志，承载着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维系着当地居民以及旅居外地人们的情感和乡愁。所以，如果没有十足的理由，不可改变。这在历史上不乏教训。最典型的是两汉时期王莽改制，改变了一系列地名，导致了一系列错乱，结果不得不又改回以前。安徽省在改地名的过程中，将徽州改成黄山市，至今仍遭人非议。如今，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丢弃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地名，代之以‘大、洋、怪、重’地名，这种情况必须及时制止。”

据了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文物局此前通报批评了很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城市。在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中，或是拆建古城进行房地产开发，或是拆真建假，或是违反规划大拆大建，或是拆建破坏山水环境，或是搬空居民后长期闲置，这些行为致使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通报批评犹如一记警钟敲了下来。

杨保军表示，经济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还未得到彻底解决。一些地方虽然喊着“保护”，却不尊重文物和规划单位的意见，不尊重文物保护原则和规律，反而使很多有历史积淀的街区，少了历史传承，多了现代建筑，少了烟火气，多了商业气。

需对历史文化价值再认知

李修松认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出从“不随意更改老地名”的角度，强调“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再次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从更深层次来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论证说明，我国有五千年文明，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形成到发展，都彰显出自身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李修松对记者表示，由此来看，今天引以为豪的制度文明是从中华文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所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从源头做起，保护好我们的历史文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以“两个结合”的实践逻辑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认识，具有浓郁的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要共同努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指示要求，2021年3月出台的《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从空间信息处理、遗产保护管控、保护类规划编制审批、相关区域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等方面提出遗产保护管理的专项要求。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要求系统、完整地保护城乡文化遗产，并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此举无疑为自然遗产与文化遗存的保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格局。

为此，杨保军建议，未来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核心任务，聚焦重点工作，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保护传承体系，谱写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事业的新篇章。

声音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

历史文化保护要立足全国一盘棋

历史文化保护要转变原来的思路，立足全国一盘棋，实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覆盖；同时要坚守保护底线，坚持保护优先，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要创新活化利用，结合当前城市更新行动活化利用，融入城乡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讲好历史文化故事，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住建部科技委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陈同滨：

历史名城保护应具有中国特色

城市是文明要素最综合、最全面的载体，要通过名城保护向世界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什么样的国家，有何种城市文明与何种类型的文化。中国的名城保护是中国特色的，与国际的概念不同。对于省级名城保护体系的构建，应当包含保护对象的体系构建和保护传承工作的体系构建两部分。

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

城市发展应建立在有序更新基础上

在城市规划中应做好基础研究，厘清城市发展脉络，使城市发展建立在有序更新的基础上。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勘探和发掘，务必要为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们考察寻访古代城市历史的痕迹。

故宫研究院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王军：

建设有灵魂的城市 再造魅力故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不是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兴建仿古建筑，更不是用青砖灰瓦搞城市“化妆”做表面文章，而是要通过腾退、统规自建等方式做到应保尽保，形成和而不同的城市景观与空间秩序，建设有灵魂的城市，再造魅力故乡。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的过程中，要以居民为中心，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多方参与，确保街区生活的延续性，恢复历史文化街区的生长机制，形成良性循环，从根本上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和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复兴。

延伸阅读

这些改名的城市 你支持哪个

长安改名西安——

网民：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长安改名西安了，小时候听过一句“买花载酒入长安”，就一直心心念念想去看看长安，长大了才发现再也去不了长安了。

历史：西周时地名“丰镐”，汉高祖刘邦立其名为“长安”，意即“长治久安”。唐玄宗把长安所在的雍州改为京兆府。该地区在宋代则经历了“永兴军路-陕西路-京兆府路”的沿革。元代先后改京兆府为“安西路”和“奉元路”。明洪武二年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之名沿用至今。

兰陵改名枣庄——

网民：“枣庄”听起来很挫，还是“兰陵王”好，听着就觉得是美男子。

历史：夏代在兰陵地区设次室邑，公元前261年楚国占领兰陵，置兰陵县。兰陵县至今仍然存在，为山东省临沂市的下辖县。说起兰陵，就会想到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贤侯心迹遥相望，不让兰陵风月闲”。如今的枣庄地区有部分属于兰陵县，但枣庄作为一个依靠矿业发展起来的城市，并非由兰陵易名而来。枣庄在唐宋时期形成村落，因多枣树而得名。明朝初年，朝廷允许民间开矿，使得枣庄地区以矿业为命脉发展起来。

徽州改名黄山市——

网民：为了搞旅游，徽州改成黄山市，去旅游的人也被坑了，黄山离黄山市还有不少路呢。

历史：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又名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安徽”便是取安庆府之“安”、徽州府之“徽”作为省名。1987年，徽州地区建立黄山市，徽州六县被拆分，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如今，徽州之士已分属两省三市，昔日历史格局不再。

庐州改名合肥——

网民：庐州才子……合肥才子……怎么感觉突然就从清瘦变成胖子了……

历史：合肥简称“庐”或“合”，古称庐州、庐阳、合肥，安徽省辖地级市、省会。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东淝河与南淝河均发源于该地而得名。

(本组稿件由明慧整理)